

時地人

梁貝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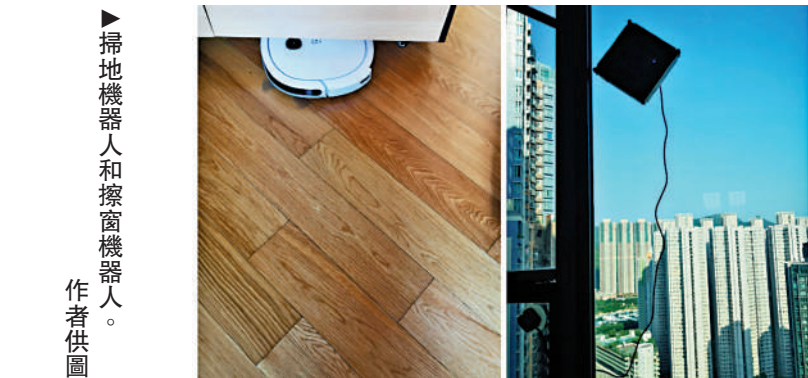
終日高高低樓間，
偷得浮生打電話。

中文教育舉足輕重

一九六三年香港創立中文大學，目標就是成立一家以中文作為教學語言的學府。那個時期的香港中學有中文中學與英文中學之分，有兩個不同的語言系統。之後，香港教育體制出現完全英文化，連目前職業教育部分也是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這樣做效果當然是不理想的。香港是中國人社會，應該要以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字為本的教學模式出發，不要一刀切把所有教育都以英文為主導。

香港需要重建一個中文教育系統。目前中文大學似乎失去以中文為主導的特色；中文在香港教育變得無足輕重，這是正常嗎？回歸以來，尤其要配合未來香港在大灣區發展，建立更有效的中文教育系統非常重要。重視中文系統並不等於英文系統不重要，而是香港應該多元發展。有英文的教學系統也有中文的教學系統，兩條腿走路。精通中英雙語的學生是理想人才。因此，香港應該要有三套語言教育模式：一套是英語模式、一套是中文模式、一套是中英雙語模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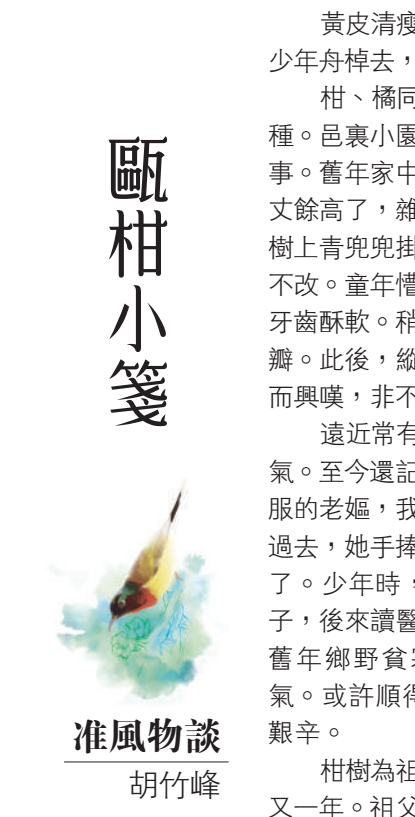
▲掃地機器人和擦窗機器人。
作者供圖

改變生活的機器人

因為疫情的關係，待在家裏的時間不知不覺就多了起來，人也比之前更宅了。於是，我搬進了一套大一些的公寓，希望居家生活可以更加寬敞舒服。不過接踵而來的問題就是家務的清潔和打理。我不習慣讓陌生人來幫我打掃房間，於是落在自己肩上的擔子就沉重了。感覺在之前的小公寓裏也就是輕輕轉幾個身就馬上實現光亮整潔；搬家之後，裏裏外外狂兜圈，所見之處皆是活兒，自己好像無頭螞蟻一樣團團轉的要量過去，效果還是不盡如人意。

順着「科技改變生活」的口號，我在知乎上看了幾個精華總結攻略之後就接連入手了掃地機器人和擦窗機器人。經過了短暫的磨合期，我就親身感受到了科技對生活的改變其實不僅僅是一句口號。現在，每天早上出門上班前，我都會「叫醒」掃地俠，掃地和拖地模式隔日輪崗，定點規律出勤。每天下班回到家，掃地俠已經安靜地窩在自己的充電樁休息。相比起掃地俠的自動自理，擦窗俠像個高需求寶貴，它工作的時候我還不能走遠，一面窗戶擦好之後，它就呼喚我過去補充清潔劑並主動幫它調整工作區域。不過擦窗俠勇敢又靈巧，利用真空原理緊緊吸牢窗戶，哪怕是長臂猿也無法觸及的大塊戶外玻璃窗，它也能擦得輕輕鬆鬆又一絲不苟，不緊

.....



甌柑小箋

准風物談
胡竹峰

讓學生根據自身的興趣去發展。

語言這個問題很有趣，目前所謂英文國際化只是英語教育產業的一個影響。其實西班牙語系、俄羅斯語系、北歐語系、日本語系均有很多出色的大學。雖然在以英語世界大學排名不高，但它們本身擁有強大的實力。若香港人要有文化自主、文化自立，筆者認為，必須要由教學語言開始，而加強中文教學語言地位是非常重要。那麼怎麼實現？不妨從研究在中小學如何建立一個中文教育系統開始。

另外，有沒有可能直接和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教育系統進行對接？即是內地的教育系統能在香港實施或者改良。中文教育是否可以引進更多不同形式？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面向大灣區、面向全世界，英語雖重要，但中文也是一樣重要，中英雙語也是同樣重要。現在香港「重英輕中」是不正常的，需要進行適當的調節和改革。

.....



HK人與事

鄭凱迎

甚靈驗，故稱該山為靈山、該地為粉嶺。

早年的粉嶺是新界地區的一個鐵路交通樞紐，粉嶺火車站在一九一〇年啟用，是九廣鐵路與沙田、旺角火車站同列最早的車站，最為特別的是有另一條火車支線起點自沙頭角，終點為粉嶺，粉嶺從而成為南北向及東向的交通重鎮，這條支線建於一九一二年，但與九廣鐵路寬度路軌不同，於一九二八年停駛。

粉嶺與上水一帶古稱雙魚市，兩區分別各有鄉民商業活動的墟市；清朝嘉慶年間的《新安縣志》分別有紀錄指粉嶺為粉壁嶺及上水石湖為天崗墟。戰後兩地鄉民因農貿爭議而各自運作，天崗墟及後改稱石湖墟市因經歷兩次大火幾乎夷為平地，加上粉嶺龍躍頭附近駐軍的日常採購活動，令粉壁嶺墟市成為該區較為突出的市集，及後在一九五一年建墟，名為聯和墟，其含義是「聯桑梓，和里仁」。

粉嶺的龍躍頭新圍附近平原，自一九二〇年開始設有一個英軍的軍營，軍旅主管及一些外籍人士仿效英國本土文化模式，策騎馬匹進行狩獵活動；在一九二五年更在軍營旁建成馬場，進行賽馬平地賽及障礙賽事，是繼跑馬地馬場另一個開放與公眾博彩的賽馬活動，不少九龍及沙田大埔居民經粉嶺的鐵路交通樞紐，到這個新圍軍地馬場參觀及參與賽事，其活動在日軍侵佔香港就停辦。

粉嶺不少鄉民在日軍佔領期間加入東江縱隊，抵抗日軍。

聯和墟因附近有新圍軍營，華洋雜處令墟場生態有所變化，這裏初時有定期的墟期，買賣農產、山貨及傳統生活用品滿足鄉民所需，亦發展洋人消遣的商業活動，包括供應扒類肉食為主的英式餐廳、酒吧、舞廳及夜總會，及後取代英籍軍人尼泊爾籍傭兵的衣履日用品百貨店等。這裏的市集墟場別具特色。

粉嶺聯和墟設置兩年後，新界北第一家電影院落戶墟市旁，名為聯和戲院，是一家沒有上蓋的露天戲院，只供晚上播映，除播放電影，傳統節

粉嶺的雜陳片羽

日亦有舞台歌藝演出；到了一九五九年改建加上蓋易名為粉嶺戲院，由日後曾買入麗的電視及後改名為亞洲電視股權的邱德根投資及經營，這家戲院為粉嶺、上水的鄉民、英籍警察及尼泊爾籍軍人在不同時段提供不同片類，滿足他們各自需要；也因為戲院的出現，帶旺了附近的食肆，不少排檔在戲院散場時繼續營業，成為唯一不單是農貿交易夜市的墟所。

戰後政府鼓勵發展農牧，舉辦一年一度的農展會獎勵及提升農業、畜牧業水平，首屆大型的展覽活動於一九五三年在粉嶺火車站近鄰地區舉辦，不少改良產品獲獎金，之後移師至錦田石崗舉行。值得一提是稱為「鶴藪白」的白菜，就是粉嶺西北的鶴藪村鄉民研發生產的，其特徵是葉深綠帶皺，糖分多，烹煮後清甜嫩滑，草青味較少，有傳是以上海塔菜與黑葉白菜雜交的品種但未獲證實，這「鶴藪白」曾經一度失傳，近年重現農貿市場。

在這華洋交雜消遣商貿的聯和墟一溪之隔，幾位極具商業頭腦的商人向鄉民收購了大批農地，發展該地成為花園別墅區，冠名為安樂村，迎合三四十年代逃避戰亂的內地文人、尋求清修的道侶、本港商賈周末休憩及保育慈善團體等的需要，各具風格的名園因而紛紛出現。

不少扶幼、培育、改良畜牧及文化等服務的人士或機構當年設址這裏；由宋家三姊妹、何香凝及李德全（馮玉祥夫人）等成立的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廣東分會於一九三八年在港設立保育院，接收因戰亂逃港難童，先於荃灣芙蓉山後轉至這村的「安樂祠」，及後成立青年農藝院，供百多名戰時難民青年寄宿，學習農業生產技術；以及因戰亂令廣州淪陷，該村

發展商馮鏡湖在他的「鏡湖別墅」照顧棄嬰。

一位本地建築商余若夔以其夫人陳瑞琛名字命名為「琛園」作為休憩之同時，其農科畢業的女婿專注發展科學灌溉方法的蔬果園區及其引進外地豬種與本地豬結合的新豬種牧園區，這種新豬種在農展會獲獎，其體形不但保留本土豬味，還改良了本地部分豬種；村內亦有教育感化的「瑞勝書屋」，曾向四十多位年輕人提供住宿，培育出不少作家、書法家及傳奇運動員，另香港大學教授兼歷史學家羅香林教授及朱傑夫婦亦從內地移居於安樂村124B段，以及「鏡湖別墅」也曾讓廣州復旦中學作臨時校舍。

另該村發展商李瑞石開放建有亭台樓閣及荷花池的私人別墅「李園」作為當年電影拍攝的外景場地，一些粵語電影包括吳楚帆、張活游主演的《紫薇園的秋天》，由白燕、張瑛、黃曼梨及李月清演出的《狂人塔》，另張瑛、黃曼梨及黃楚山參與的《慈母心》等皆在此取景。這些製作已成為今天非常有價值的電影文化經典作品。

面積超過百萬平方英尺的安樂村，與一溪之隔的聯和墟，生活狀態有如冰火兩重天，當時的人，感覺可能與我們不一樣。

在六十年代末政府制定了安樂村工業區發展藍圖，經過二十年間的過程工業廠房漸漸取代花園別墅，原聯和墟只留下當年開市的牌匾，粉嶺的新市鎮規劃，人口從一九六一年到今天已有近十倍的增長，徹底改變了傳統濃縮下來的生活方式，時空交錯寄託了人們當年的認知和理想，今天作為新市鎮之粉嶺的狀態，多年後或又會成為雜陳片羽的記憶了。



▲粉嶺火車站舊照。

資料圖片

年，三年後，竟然枯死了。它是一棵深情的樹。

歲月匆匆，那些老人——走遠了，淪為塵土。今時回家，人非物也非，故地如他鄉，人不識我，我不知人，彼此面生。

摘柑子不容易，樹太高，擎一竿竹朝天擊打，打輕了，柑子不下樹，打重了則要破皮。有時候打下來了，偏偏又掛在樹枝上，或者跌壞了，汁水濺出，惹得一陣懊惱。

橘生淮南為橘，生淮北為枳。柑也如此，李時珍說，柑，南方果也，而閩、廣、溫、台、蘇、撫、荊州為盛，川蜀雖有不及之。嶺南及江南的柑子，吃過不少，全不似故家柑子酸澀，而甌柑更佳。甌柑者，浙地溫州甌海之柑也。

在甌柑林，一樹皮色或生青或半黃或熟透的甌柑。初冬的風吹過，枝葉細碎，佳果搖動，心情也搖動，一陣歡喜，一陣通達。

柑與橘樹木相似，刺少一點，甌柑更甚，樹上不見一根刺。柑比橘皮厚，剝開一隻，肉瓣如琥珀如蜜蠟，肌理稍粗，滋味香甜中有清苦，淡淡的，薄薄的，在唇齒若有若無，品味

之際迴旋出三分甘鮮，落入喉中，一時飽滿。

橘可以久留，柑易腐敗。甌柑不同，往往可以留到次年春月乃至端午前後，所謂端午甌柑似羚羊。羚羊，實則羚羊角，可以平肝息風、散血解毒、清肝明目。甌柑入藥，去火、清熱、解毒，有羚羊角之效。清朝京師時，以其能辟煤毒，臘月年節，豪門富貴必求甌柑，不惜得一果而費幾百文錢財。

每年小雪前後開始採摘甌柑，越冬抵黃，色味猶新。韓彥直《橘譜》上說溫州諸邑出乳柑，味道似乳酪故名，人又稱它為真柑，似其他為假柑。疑心乳柑是甌柑的明月前身，明人朱國禎《湧幢小品》云，溫州乳柑，冬酸而春甘。時過境遷，如今甌柑冬時不酸，春日越發甘香。

眼前一片柑林，心頭一片甘霖。心頭甘霖像霧像風又像雨，細細的，稀疏的，霧蒙的，飄雨纏綿，下又下不大，停又不肯停。眼前柑林富貴吉祥，掛滿了果的柑樹有錦綉氣，從林間穿過，金玉錦繡，羅列滿堂，一時琳琅滿目。

甌柑婆娑在眼，柑葉纖長晚翠。大柑近似

人的拳頭，小者若牛眼，大小不同，圓正飽滿近似。忍不住摘下一顆柑子，掌心透着酸香，柑皮如澤蠟，剝開時香霧氤氳，一陣冷花江南煙霧。恍惚中，一個小孩子仰臉，看天，看枝，看葉，看柑，也許是看一片雲看一隻鳥，也或許什麼都不看，空空眼巴巴望着。門牙缺了，虎牙放着白光。那小孩或許會有夢：初冬甌柑林，月亮升起來了，幾個頑童在林中嬉戲，抬頭看看，一樹一樹的星辰，一樹一樹的燈籠。一個膽子大些的少年攀到樹上摘下一個星，或是摘下一盞燈來，卻是甌柑，打開，取兩瓣納入口中，柑絡清苦，果肉清甜。一隻螢火蟲飛來，幾個孩子發狂一般去追螢火，蟲子一點一點飛向河岸上空，幾個明滅消失不見。

夢醒了。原來是我的夢，一本舊書掉落地上，《畫廊集》《銀狐集》《雀蓑記》……

柑林外的河道，幾人划槳而過，船上堆有甌柑，多者十幾筐，少則三五簍。單槳輕輕搖動，船在河面犁開一條水線，如此一尺尺行進，水線開了，又合了。河面泛起漣漪，水裏柑林搖搖晃晃起伏不定，許久方才歇息定住。